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英] 密尔顿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阿留帕几底卡^①

[英]密尔顿著

吴之椿译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出 版 自 由

〔英〕密尔顿著

吴之椿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39-2/D·42

1958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4千

印数 2,800册

印张 1³/₄。插页4

定价: 1.7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Milton's
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OENSED PRINTING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07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約翰·弥尔頓(1608—1674)是英国偉大的詩人和政論家，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參加者。

“論出版自由”是弥尔頓許多精心撰述的政論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說詞。1644年是英国資產階級向斯圖亞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內部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長老派害怕革命繼續深入，他們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圖与王党妥协。弥尔頓为了爭取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論，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詞中对長老派提出了警告。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們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譯出“弥尔頓”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讀者参考。

位列議會會議厅^②的先生們可以向共和国的当軸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書了。我想他們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內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結果，另一些人則顧慮將受到某种責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則对自己所說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論述的題目不同^③，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發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說，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內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設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悅，那么，我也是無可非議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說全文，虽然不能說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說是这些感情的証明。因为我們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懟从此絕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們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訴，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賢哲們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証明我們已經在相当大的範圍內，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

① “阿留帕几底卡”原是希腊大演說家伊索克拉底斯的一篇演說。作者沿用其名。原来那篇講演的內容是呼吁雅典人恢复旧民主制和阿留波閣来反抗馬其頓人。阿留波閣是雅典人的元老院，由于会址在阿列斯（战神）山上，故称阿留波閣。——譯注。

② 英国議會中審議訴訟案件的一厅，相当于最高法院。——譯注。

③ 指“論英国的宗教改革”、“政界的主教制”、“論离婚”、“論教育”等等論文。——譯注。

就時是從以往徹底破壞我們原則的專制與迷信的深淵中，用超過羅馬人在光復河山中所表現的英勇達成的；那末，毫無疑問，這首先應當贊美上帝我們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歸功于英格蘭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的忠誠領導和不屈不撓的智慧。如果我們述說善良的人們和高貴的長官們的光榮事迹，上帝並不致于認為有損他的榮耀。你們的光榮事迹已經獲得如此巨大的進展，你們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經使全國如此長久受惠，如果我現在才開始述說這些事迹^①，那麼，我在稱頌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認為是最遲緩和最不主動的一個。儘管如此，有三個主要條件如不具備，一切贊揚就將成為純粹的諂媚和奉承；首先，被贊揚的事情必須是確實值得稱贊的；其次，必須盡最大可能證明被稱贊的人確實具有被稱頌的優點；另外，贊揚人的人如果說明他對被贊揚者確實具有某種看法時，便必須能夠證明他所說的並非阿諛。頭兩件事我已經盡力做過了；從前有人用淺薄無聊和暗藏惡意的頌揚來四處損害你們的功績^②，我便把頌揚的工作從他手里接收過來。最後要說明的是我不會諂媚我如此稱頌的人；這主要應由我自己來做，我把它一直保留到今天這個適當的機會再做說明。如果一個人能對你們已經完成的高尚事業坦然地加以贊揚，同時又毫無顧忌地對於你們如何能夠做得更好的問題同樣坦然地表示意見，那麼他便已經向你們最可靠地保證了自己的忠誠，並且用最誠摯的愛戴和希望，來擁護你們今后的行動。他最高的贊譽並不是諂媚，而他最平凡的忠言卻是一種贊譽；一方面，我將力呈鄙見，說明某一項已公布的法令假如能夠撤銷，便將更符合於真理、學術和祖國的利益，而且

① 在這篇文章以前作者已寫出“為斯麥克挺姆奴斯辯護”以及其他文章，稱頌議會。——譯注。

② 在“為斯麥克挺姆奴斯辯護”一文中，作者曾指斥主教豪爾借頌揚議會來誹謗議會。——譯注。

撤銷以後，民間就會因此而受到鼓舞，認為你們傾聽輿論的勸告勝過以往其他政治家對於公開諂媚的喜悅；這就不能不為你們寬厚和公平的政府增輝。當人們看到，過去別政府，除了浮華排場以外，並沒有任何值得記憶的事情，他們所發布的任何一條臨時公告只要有人稍一表示不滿，他們便不能容忍；而你們在勝利和成功之中，卻能更寬宏地容許人們對於你們投票通過的法令用書面發表反對意見；這樣他們就會認識到，三年一屆的議會^①所表現的寬宏大度，和不久前竊權的主教以及內閣樞密大臣們所表現的猜忌與傲慢相去不啻霄壤。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我如果能夠仰仗你們的溫文仁厚、謙恭下人，而對於你們在已經發表的一項法令中硬性規定的條款提出反對的意見，那麼如果有人說我標新立異、傲慢無禮，我就能極為容易地替自己辯白。只要他們知道我認為你們如何崇尚希臘古老高貴的人文主義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種驕橫的野蠻作風，問題就自然清楚了。我們今天所以還沒變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②，就得感謝那些時代高雅的學識和文學。我可以從那些遙遠的時代里，舉出這樣一個人^③；他從自己的家裏寫了一篇文章給雅典議會，勸他們改變當時實行的民主政體。那時研究學問和雄辯術的人在國內外都受到極大的尊敬。如果他們公開地指摘國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會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傾聽他們的意見。例如，代昂·普魯沙^④，本是一個外國人和平民雄辯家，他就曾勸說羅得島人反對一條舊法令。這類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完全不必在這裡一一羅列。我畢生研究學術，雖出生于

① 作者所屬時代英國正由查理一世進行橫暴統治，查理王因利害關係曾解散議會。至1640年時不得已而重新召開，但未及一月即解散，謂之短期議會。同年11月又復召開，直至1660年始被解散，謂之長期議會。長期議會早期有一法案規定三年之內至少召開議會一次，每次開會時間不得少於五個月。——譯注。

② 公元5、6世紀時侵入英國的日耳曼民族。——譯注。

③ 指伊索克拉底斯，參看本書第一頁注①。——譯注。

④ 公元一世紀時的大雄辯家，混名“金口若望”。——譯注。

北緯 52 度的寒帶^①，幸而天賦并未因此而減色；如果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認，而必須認為我不能和曾經享有特權、可以向當局進言的人相提並論，那麼我就要爭取使人相信我低於他們的程度並沒有諸位議員高於當時接受意見的當軸者那樣多。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請相信吧，你們究竟高出他們多少，最大的證明就是你們以深謀遠慮的精神，听取並服從來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聲音，並因之而樂於把一切議案，不論是自已通過的還是前人通過的，一視同仁地予以取消。

如果諸位已經作了這樣的決定（誰要是認為諸位沒有作這樣的決定便是一種大不敬），那麼，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提供一個恰當的事例來證實諸位有目共睹的熱愛真理的精神和審議事務時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這事例就是重新審議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該法規定：凡書籍、小冊子或論文必須經主管機關或至少經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則不得印行。關於保護版權以及關於貧民的規定^② 我不想多談，只希望不要以這些作借口來侵害不會觸犯任何條款細節的人。但關於書籍出版許可的那一條，我滿以為在主教們垮台^③ 以後就會隨同四旬節^④ 和婚禮^⑤ 許可等條例一起廢除的，現在事實並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陳詞，首先向諸位說明，這法令的訂立者是諸位不屑於承認的。其次要說明不論哪類書籍，我

① 作者認為人類智慧與氣候有關，嚴寒地帶不適於智力活動。此說受到某些人嘲笑。——譯注。

② 英國出版商公會有保護版權及捐款濟貧辦法。出版管制法對此有所規定。——譯注。

③ 1641 年長期議會第一次改革時，得勢的清教徒曾提出法案，主張取消主教制，不久貴族院中即取消僧侶階級。——譯注。

④ 西俗復活節前 40 天必需守齋，謂之四旬節。英國以往唯有議會法案訂為“魚日”的日子才能吃肉類，謂之四旬節許可。——譯注。

⑤ 英國議會曾有法案規定婚姻是一種聖禮，必須由教會批准。但作者根據其“嚴格的聖經”觀點，認為結婚與離婚是一種世俗契約問題，不應由教會干涉。——譯注。

們对閱讀問題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說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誹謗性的和煽动性的書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說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們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無法發揮，因而日趋魯鈍；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發現，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

我不否認，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項就是注意書籍与人的具体表現，然后对于作惡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書籍并不是絕對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潛力，和作者一样活躍。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淨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們是非常活躍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極強的，就象神話中的龙齿^①一样。当它們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長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杀好人和禁焚好書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聖象^②。許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負担；但一本好書則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錯，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損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將受到影响。因此我們就必須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們保存在書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們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

① 希腊神話中說，底比斯城邦的始祖卡德瑪斯建邦時曾杀死一龙，并将其齿种入地下。隨即从那里長出許多武士，互相殘杀，最后剩下5人，成为底比斯的祖先。——譯注。

② 据聖經記載，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制成的，所以作者說人体是外在的和物質的上帝形象，理智則是瞳仁中內在和非物質的上帝形象。——譯注。

士；如果牽涉到整個出版界的話，就會形成一場大屠殺。在這種屠殺中，殺死的還不止是塵凡的生命，而是傷及了精英或第五種要素^①——理智本身的生氣。這是殺害了一個永生不死的聖者，而不是一個塵凡的生命。當我在反對許可制的時候，不願讓人家說我又在偷運武斷專橫的許可制。我將不厭其煩地從歷史上引証古代著名的國家關於制止出版界紊亂情況的辦法，然後追溯到這種許可制怎樣從宗教法庭中產生出來，再說明它怎樣被我們的主教們抓住，同時它本身又怎樣抓住了許多長老會的長老。

雅典的書籍和哲人比希臘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發現雅典的長官只注意兩種文字，一種是瀆神和無神論的文字，另一種是誹謗中傷的文字。因此，普羅塔哥拉由於在一篇講演中開頭就坦白說他不知道“有沒有神存在”，於是他的書便被阿留坡閣^②下令焚燒了，人也被驅逐出境了。至於禁止誹謗方面，也有律令規定不能象“舊喜劇集”^③一樣指名誹謗任何人。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就可以猜想到他們是如何限制誹謗的。後來西塞羅寫道，事實證明這種辦法很快就禁絕了其他無神論者挺而走險的思想和公開的誹謗。至於其他的派別與看法，雖然也傾向於誨淫誨盜或否定天命，但他們都不予注意。因此，我們從沒有看到伊壁鳩魯的學說、昔勒尼學派的放縱無度、昔尼克學派厚顏無恥的說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同時，他們雖禁止舊喜劇派作家的作品上演，但史料上卻沒有說禁止他們寫劇。大家也都知道，柏拉圖還介紹他那位君王學者代奧尼蘇^④

① 西俗謂構成世界的四種元素是水、土、氣、火。第五元素則是非物質的精英或以太。——譯注。

② 見本書第1頁注①。——譯注。

③ 其中有阿里斯托芬等人的劇作。歐里庇得斯和蘇格拉底在此書中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無情的嘲笑。——譯注。

④ 叙拉古暴君父子，二人均曾師事柏拉圖。此處指其子。讀阿里斯托芬喜劇事作者可能是根據撒繆爾·柏蒂的說法。——譯注。

去讀这些喜劇家中最放蕩的一个——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据说神聖的金口若望每夜都研讀这个作家的作品，并且具有一种技巧，能把其中骯髒的激憤話清洗成一种动人心弦的說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希腊另一个領袖城邦——拉栖第夢的立法者萊喀古斯非常崇尚高貴的学术，所以便首先在爱奥尼亞搜集了荷馬的散篇作品，并从克里特把詩人泰利斯請了来，用他优美的詩歌来馴化斯巴达的乖戾習气，并請他为他們制定礼法。斯巴达人竟然依旧那样缺少詩書礼乐之風，那样沒有書卷气，真是令人大惑莫解。他們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尚征战，他們根本不需要書籍許可制，因为他們除开自己那种簡短的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他們找了一个很小的借口就把阿奇洛科斯^①赶出了城邦，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写作風格离开他們那些軍歌和小調太远了。假如說这是因为他那直言不諱的詩^②，那么事实上他們並沒有因此提高警惕，他們在男女混杂的談話中仍然放蕩不羈。欧里庇德斯在他的“安德罗慕奇”^③一劇中說，他們的妇女全都不貞潔。这些都可以提供綫索，說明希腊所禁止的是哪一类的書。羅馬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許多年代中他們都習慣于軍營的粗野生活，風尚大致和拉栖第夢人相同。他們所知道的学术只是十二銅表法、大祭司团^④、占卜师、弗拉門^⑤所教給他們的宗教和法律事宜，其他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当卡尼底斯、克利托累阿斯、斯多葛派的代奧古尼出使羅馬^⑥时，趁机使这个城嚐試了他們的哲学，当时竟連监察官加圖

① 派罗斯島詩人，据云長短句就是他創造的。——譯注。

② 据云阿奇洛科斯曾写詩諷刺李堪布的女兒（有一个女兒曾許与阿奇洛科，后又拒絕），使她們上吊自杀。——譯注。

③ 希腊神話中女英雄名，赫克托之妻，欧里庇德斯在此劇中發表其厭弃女人的观点。——譯注。

④ 原系梯伯河上筑桥的監督者，后管理国家宗教事宜。——譯注。

⑤ 專祠一神的祭司，每天貢獻牺牲，但無祭司团。——譯注。

⑥ 卡尼底斯是斯多葛派的反对者，雅典第三学园的創立者。克利斯托累阿斯是亞里士多德門下逍遙学派的領袖人物。前者率領后者及代奧吉尼于155 B. C. 赴羅馬請求寬免雅典的罰金，并曾于該城以詭辯方式發表演說。——譯注。

这样的人都怀疑他们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議把他們立即赶走，并把一切阿提喀^①的空談者驅逐出意大利去。但西庇阿和其他高貴的元老制止了他和他那种旧薩賓^②的严酷作風，反倒对这些人大为优礼。这位监察官本人到老年时也终于學習起他以往口誅笔伐的东西来。同时，最早的兩個拉丁文喜劇家涅維优斯和普勞圖斯也使这个城市充滿了从麦南德和菲勒門^③那里借来的場面。于是他們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誹謗性的書籍与作家的問題了。不久之后，涅維优斯就因为笔鋒过激而被捕入獄，直到他声明收回自己的作品才由护民官予以釋放。我們在書上也看到奧古斯都焚燒毀謗性的書籍，惩治誹謗者。如果有人写出东西褻瀆了他們所崇拜的神，無疑也要遭到严酷的惩罚。但除开这两点以外，書中到底說些什么，長官从不过問。因此盧克萊茨^④便能不受責难地把他的伊壁鳩魯學說用詩的体裁写給执政官曼米阿斯。后来又光荣地被羅馬的国父西塞罗重新編撰出来，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壁鳩魯的看法。同时，刘西里阿斯、卡特盧斯和弗拉科斯（賀拉斯）等人^⑤虽然曾說过尖刻而露骨的諷刺言詞，但也沒有任何命令禁止他們。在国事方面，提圖斯·李維虽然在他的史書中極力称頌龐培，但敌党的屋大維·愷撒^⑥（屋大維）并没有限制他的書。納庄（奧維得）^⑦老年时会因早年所作的某些淫蕩詩句

① 雅典城所在的一州，意即雅典式的。——譯注。

② 古羅馬部族初起时所住的山，加圖的田庄也在这里。——譯注。

③ 希腊喜劇家，麦南德还是新雅典派喜劇的代表人物，他的題材从旧派的政治事物轉向日常生活。——譯注。

④ 羅馬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繼承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学。——譯注。

⑤ 刘西里阿斯是諷刺作家的領袖，卡特盧斯是抒情詩人，弗拉科斯即名詩人賀拉斯，以上均羅馬时代人。——譯注。

⑥ 李維在其“羅馬史”中描写內战时，对龐培表同情，屋大維（即屋大維·愷撒）登位后只笑称之龐培派，而未加迫害。——譯注。

⑦ 羅馬名詩人，被屋大維放逐到里海邊，原因据說是与宮闈秘密有关。——譯注。

而被屋大維驅逐出境，但這不過是某些秘密原因的幌子，那本書既沒隨着被查禁也沒被沒收。從那時以後，羅馬帝國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東西了。如果我們看到壞書被禁的少而好書被禁的多，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關於古人認為哪些作品應受限制的問題，我想以上已經說得十分詳細了，其餘的便是任何人都能隨便議論的事。

往後皇帝都變成了基督徒。我認為他們關於這一方面的限制並不比以前嚴。所有被認為是大異端邪說的書都經過檢查、駁斥，並在大公會議^①上加以譴責，但直到這時，並沒有被帝國當局禁止或焚燒。至於外教作家，除非他們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羅克盧斯那樣公開謾罵基督教，否則就沒有禁令禁止他們。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會議上，才規定禁止主教閱讀外教人的書，但異端邪說還是可以讀的。早在他們以前，其他人則是忌諱異端邪說的，但不那樣忌諱外教人的書。早期宗教會議和主教們只是常宣稱某些書不值得推薦或流傳，讀與不讀却由各人的良心決定，一直到公元800年以後才改變。這一情形早就由特里騰(特令托)宗教會議的偉大揭發者保羅(薩比)神甫所指明^②。從公元800年以後，羅馬教皇就尽情壟斷政治權利，想象從前控制人們的判斷一樣，把自己的統治之手伸出來遮住人們的眼睛。凡屬不合他們口味的東西他們都禁止閱讀，並且付之一炬。但他們的檢查還是較寬的，象這樣處理的書並不多。直到馬丁五世才下詔書，非但禁止讀異端邪說的書，而且首開先例把讀這類書的人開除教籍。教廷所以發布較嚴的禁令，主要由於那時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書已經震動一時。教皇利奧十世和他的後繼者一直遵循着這條路，直到特里

① 全世界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譯注。

② 保羅俗名薩比，曾為1545——1563年間陸續在意大利特令托召開的宗教會議寫出一部歷史，史中說明會上曾討論禁書問題。——譯注。

騰(特令托)宗教會議與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時舉行時，才產生了或補齊了禁書書目和刪節索引，把許多古代優秀作家的五臟六腑都翻一個過。對他們說來，這種侵害比任何人在他們墳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嚴重。而且他們還決不限于異端邪說，任何不合他們口味的東西他們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況目錄。為了使他們的侵害手段更加嚴密，他們最後還創制一項辦法，規定所有的書籍、小冊子或論文，不經兩三個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許可，就不許印行。好象聖·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鑰匙^①也交給了他們似的。我們不妨舉些例子來看：

茲命法官齊尼審查本書中有無不可出版之處。弗羅梭薩區
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此書已經審閱，其中并無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禮教之處，特此
證明……

弗羅梭薩區法官尼河羅·齊尼。

根據上述證明，達文札蒂此書可准予付印。

文生·拉巴塔等。

准予付印，7月15日。

弗羅梭薩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貝
達美利亞。

誠然，他們有一種想法：如果陷在無底深淵中的人沒有及早越獄逃跑，那麼這四道符咒就能把他關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我只怕他們下一步就會把克勞狄烏斯要實行而沒有實行的出版許可令抓到手里了。現在請看看另一種形式——羅馬的戳記：

如主教府理家批准，即可准予出版。

副攝政，貝爾卡斯特羅。

^① 傳說耶蘇曾以比喻的方式叫彼得掌管天堂鑰匙，意思是讓他決定誰該進天堂。——譯注。

准予出版。

主教府理家，修士尼河罗·罗道菲。

有时在一篇标题頁上就可以發現五条出版許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就好像几个秃头僧侶在点头互相恭維一样，而作者則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不管他那申請書下批的是付印还是退回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应答聖歌和可爱的对口曲，在不久之前用它們悅耳的回音把我們的主教及其下屬迷住了；于是他們便如法泡制地制定了那种气派十足的出版許可令，把我們弄得暈头轉向。其中一种是从倫伯斯主教府^①里出来的，另一种是从聖·保罗教堂西边^②出来的。这一切都是死抄羅馬，連命令文都是用拉丁字写的。就好像写这命令的那支淵博而講究文法的笔，落墨就只能是拉丁字一样。他們也許認為任何别的語言都庸俗得不配用来表达这样純真高貴的出版許可令。但說英語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就是独步古今的。我倒希望他們是因为在英文中找不到那样奴顏婢膝的字来写出这条独断專橫的許可令才用的拉丁文。以上我把这書籍出版許可令的制訂者和来源向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出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們自己远近的祖先們遺給我們的法令中也沒有这种規定，任何經過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現代習俗中也沒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會議和最專橫的宗教法庭上發出的。以往書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沒有一个嫉妒的約諾架着腿^③在詛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

① 即次特伯雷主教府。——譯注。

② 指書商公会。也有人說是指倫敦主教府。——譯注。

③ 据希腊神話記載，宙斯之妻約諾在赫爾克斯出生時，架着腿坐在門框上詛咒，以后架腿就成了不祥的象征。——譯注。



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话，誰又能說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書在出生到世界上來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靈魂更可憐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審，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來以前就要在陰森黑暗的環境中受到拉達馬都斯那一伙人^①審判；這種事是從未聽說過的。直到那個牛鬼蛇神似的罪惡機構（羅馬教廷）由於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亂，才找出一個新的靈簿獄^②和地獄，以便把我們的書籍也歸入應遭天罰之列。我國想過宗教法庭癡的主教們，和他們的一批嘍囉如獲至寶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這小點稀世之珍，並令人唾罵地加以模仿。書籍許可法令的肇始者無疑就是這批人。諸位是決不會喜歡他們的。當有人瀆求諸位通過這一法令時，諸位的原意和他們那種罪惡的企圖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的。凡是知道諸位行為如何正直並如何尊重真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證明這一點。

也許有人會說：制定者雖壞，法令本身如果是好的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也許是這樣。但如果不把它說成是這樣的一個奧妙的發明，而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說出來；同時，事實上古往今來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國都不採用它，唯有那些極端虛偽的煽動者和壓迫者，才急於向它乞靈，其目的又只是破壞和阻撓宗教改革的來臨——在這種情形下我就會同意某些人的說法，認為這是一種十分棘手的丹藥，連劉利阿斯^③也不知道怎樣從這裡面提煉出好東西來。說到這裡，我只要求諸位在我沒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質之前，應當把它當成一種危險和可疑的果實看待。肯定地說，從結出這種果實的樹來看，它是理應如此的。但目前我還是要按照前面所

① 指地獄三法官。——譯注。

② 天堂與地獄邊緣的地方，未受洗嬰兒及外教賢哲的所在處，作者借喻禁書目及刪節索引。——譯注。

③ 馬朱卡（即今地中海中的馬羅卡島）地方名煉丹家。——譯注。